



走过青春

过生活关

和凤仙

来延安插队，初来乍到时的新奇没几天就消失了，接着我们就要开始“过关”。在所有的“关”中，最难过的，就是生活关。

艰苦的生活

这里没有公路，没有电灯，与外界处于半隔绝状态。我们到知青点后，由于交通不便，再加上大雪封山，我们的行李无法及时运到，就只能用老乡送来的被褥御寒。结果我们个个儿都染上了虱子。

在这里，我认识了在北京没有见过的虱子、跳蚤和蝎子，并被蝎子蜇过，被蜇的滋味很不好受。虽然我们来时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，可到这里后，才知道这里的生活条件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艰苦。在这里，出门就爬山，饮水得到河里挑，吃粮得自己动手磨，晚上点的煤油灯。由于队里只给了我们知青一盏煤油灯，不够用，于是我们学着老乡，用

墨水瓶和空罐头瓶自己动手做了简易的煤油灯。每天晚上，我们就在昏暗的油灯下看书、写日记。煤油灯冒出的黑烟把我们的鼻孔都熏黑了，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清洗鼻孔。

到这里没多久，我就得了一种怪病。那就是一到晚上，身上就起几个米粒大小的疙瘩，特别痒。小疙瘩逐渐变大，成粉红色的硬块，接着全身都起了一片。痒得我无法入睡。可到第二天太阳出来后，身上那些小疙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到公社卫生院一看，医生说是荨麻疹，得吃苯海拉明。但卫生院这种药用完了，只有到邮局给家里打电话，让家里赶快把药寄来。到

邮局后却被告知，电话只通县城不通北京。无奈之下，只好给家里发电报，可等了20多天，才收到家里寄来的药。

寿峰公社所在地没有公路，交通十分不便。每个月，当地邮局的工作人员只到县城取一次北京寄来的包裹，而且是哪个生产队知青的包裹最多，就由哪个队派公差到县城拉包裹。要是头天到县城拉包裹，你的包裹第二天才到，对不起，你的包裹就只能再等一个月才能拿到。包裹到达之日也是公社最热闹的时候，公社邮局门口挤满了等待取包裹的知青。那时候，我们最盼望的就是家中的来信及寄来的包裹。

第一次揉面

刚到村里，队里派人给我们做饭。做了半个多月，我们就开始自己动手做饭。我在家是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，做饭、洗衣服都不会，担水、磨面听都没听过。来到这里，一切都得从头开始。有些事看起来简单，可做起来就不容易了。记得我

第一次学做饭，早上因我起得早，同学叫我揉面、擀面条，我说我不会。同学说揉面简单，加水加水就行。你揉好面，我们起来擀面条。于是我就按同学的指导开始了我人生中第一次揉面。

揉面看似很简单，但做起来就不容易了。

我一边加水一边加面，眼看着面盆里的面团越来越大，可我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，还是没有把面揉好。本来我们准备揉擀面条的面，准备早上吃，可由于我的经验不足，揉了一大盆面，于是就蒸成了馒头，我们十二个人吃了三天才吃完。

烧火

在村里，家家院子里都堆着一捆捆的干柴，我们住的院子里也堆着队里给我们准备好的干柴。干柴可是老乡们的生活支柱之一。其不仅可以用来做饭、烧炕，而且当家里需要用钱的时候，老乡们就把干柴背到公社食堂卖掉，换点钱，以解燃眉之急。

自从我们亲自烧火做饭起，就学着老乡，劈一些很容易点燃的细柴用来引火。生火的时候，我们就把柴架起来，把细柴放在下面，粗一点的柴放在上面，将纸点燃，放在细柴下面，柴就轻而易举点燃了。柴不能一次放多，要根据

火候慢慢续。

看到自己生的火越烧越旺，我心中不由窃喜：烧火真简单，轻而易举就学会了。

可没想到连绵不断的小雨，给我泼了一盆冷水。柴被雨水淋湿后，怎么也点不着。好不容易点着了，一股股的浓烟冒了出来，呛得我们直咳嗽，熏得我们眼睛都睁不开。不一会儿，火就灭了。

万般无奈之下，我们12个人每人拿了一瓢面到老乡家换饭吃。

到了老乡家，我们看到老乡家火炉中的柴

烧得正旺。同样都是湿柴，老乡家下雨天为什么还照样能烧火做饭，而我们的柴就点不着呢？

在请教了老乡后才知道，平时老乡都给自家的灶台旁放一点干柴。下雨时，他们把湿柴拿进窑洞，放在灶台旁边；做饭时，借助烧火的热气把湿柴烘干备用，如此循环。再者，老乡家是用芝麻秆和棉花秆引火，一点就着，于是我们就和老乡要了些芝麻秆和棉花秆，按照老乡教的方法自己慢慢摸索。于是，我们雨天再也不用为点不着火吃不上饭而发愁了。

挑水

农忙开始了，我们12个人每天轮流留两人在家做饭。我和小鸾一组。她很能干，烧火做饭她一人全包了，我只管挑水。

我刚开始挑空桶的时候，两只大水桶来回乱晃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更别说挑水了！队长就给我们换成了小桶。我们住在半山腰，从我们住的地方到河边只有一小段平路，剩下的就是爬坡了。我力气小，每次只能挑半桶水。每次挑水的时候，水桶在扁担两端乱晃，压得

我连腰都直不起来。没办法，我就用双手抓紧水桶，摇摇晃晃地往回赶。等回到知青点，水也洒得没剩多少了，肩膀被磨得火辣辣的痛。后来挑水的时候，我就把准备好的毛巾垫在肩上，咬牙坚持着。终于，我从只能挑起半桶水慢慢变成挑一桶水，从小桶换成了大桶。

在延安插队期间，我们知青最怕的就是下雪天和下雨天了。因为下雪天和下雨天路滑，再加上我们穿的又都是塑料底的鞋，走路总摔

跤，更别说挑水了。于是，我们就托放驴的老乡到河边放驴喝水时给我们带两桶水回来。老乡一天放两次驴，就能给我们捎回四桶水，我们12个人就靠这四桶水过一天。

后来，我到王河大队找同学玩，才知道他们用的水不是靠挑，而是用驴每天走二三里路到山下河边驮水。他们每次洗衣服，也要走二三里路，从山顶下到山下，来到河边才能洗。和他们比，我幸福多了。

磨面

刚来插队时，看到老乡赶着小毛驴磨面。由于这情景在北京是看不到的，所以感觉很稀奇挺好玩。可轮到自己动手磨面了，才知道磨面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

如果准备第二天去磨面，那就要事先把麦子用水泡好，第二天得早早起来，套好毛驴，给毛驴戴上眼罩，把麦子放在磨上，让麦

子顺着磨孔流入石磨中。然后赶着毛驴围着磨盘转，看着碾碎的麦粒像雪片般从磨盘缝隙流出后，就赶快用筛子筛面。一边筛面，一边把水泡好的麦子往磨孔里推。这时就没有时间管毛驴了。毛驴也会偷懒，磨着磨着就停下来，要是不赶就不走了。于是我只得不停地赶着毛驴。

磨面不是一次就能磨成的，第一道面粗，第二道面白。越往后磨面越黑，到最后磨不出面了，就剩麦麸了。这时候，我们把毛驴卸套，还给饲养员，同时把磨剩的麦麸也给了饲养员，让其用来喂驴，当作毛驴的工钱。面磨好了，自己也快成“面人儿”了，嗓子也喊哑了，腰酸背痛。真是馒头好吃，面难磨。

吃菜

刚到陕北时，老乡给我们知青送来他们自己腌的咸菜。我们看到咸菜上面有白醭，就把咸菜偷偷地倒了。没过多久，我们把队里给我们备的白菜和萝卜都吃完了，买不到菜，就又开口向老乡要咸菜了。我们今天和这家要一碗咸菜，明天向那一家讨一碗咸菜，要不就拿扎裤子的皮筋和老乡家的女娃换咸菜。这时，我们也不管咸菜上有没有白醭了，只要有菜吃就行了。

同时，我们也给家里写信，让家里给我们寄咸菜干。可总向家里和老乡要菜也不是长久之计。我们就学着当地老乡的样子，用辣椒面拌饭吃。我的胃也是那时候吃坏的。吃辣椒面拌饭时间长了胃不舒服，我们就改吃花椒面拌饭或酱油拌饭，一直吃到新鲜蔬菜下来。

插队期间，我们很少能吃到肉。按这里的习俗，每个月过一个节。只有在过节的时候，队

里才杀羊分给各户。可惜我不吃羊肉，只吃猪肉。但在这里，只有过春节时才能吃到猪肉。

队里给我们知青分了块自留地，叫我们自己种菜自给自足。我们就学着老乡的样子，种了些豆角、黄瓜、西红柿、胡萝卜、玉米等。种的蔬菜熟了，由于买不到油，我们就把小青西红柿、小白菜、萝卜等切碎，用盐拌着吃。秋天，我们就把白菜、胡萝卜腌起来，留着冬天缺菜时吃。

小狗阿米尔

我们住在老乡家的窑洞里，冬暖夏凉。窑洞一进门就是炕，炕头盘着的灶和炕是相通的。天冷时，烧火做饭顺带也就把炕烧热了。窑洞外也有个灶，是夏天做饭用的。老乡家的

猪总是用嘴拱我们窑洞外的灶上的锅。我们嫌猪脏，于是，我们就养了只小狗用以驱赶前来拱锅的猪。我们给小狗起名为阿米尔。阿米尔是只很可爱的小白狗，每当我们吃饭的时候，就把

玉米面发糕扔得远远的，叫阿米尔去叼，以此来训练它；当我们出门干活时，就让阿米尔留下来看家，为我们驱赶猪。阿米尔给我们的插队生活带来无穷乐趣。

学纺线

陕北的妇女是勤劳的，她们用自己种的棉花纺线织布，我们知青没事就到老乡家学纺线。纺线时，我们先把棉絮搓成拇指粗的棉絮条，再用左手捏住棉絮条前端的线头，右手摇动纺线的手柄，再让拿棉絮条的左手顺

着旋转的锭子顺势向后扬起，就纺出了细细的棉线。然后再将纺好的棉线缠绕在锭子上。

纺线的活看起来简单，但是做起来可并不容易。刚开始学纺线时，真是手忙脚乱，

顾得上拉线却顾不上摇纺车。要不就是拽不出线来，纺出的线粗细不均匀。慢慢地，我学会了纺线，学会了做针线活，也学会了拆洗棉衣。在老乡的指导下，我还给自己做了一双鞋。

四季生活

渐渐地，我们习惯了农村一天两顿稀饭，玉米面发糕就咸菜、辣椒粉和花椒粉的生活。农村的生活虽然艰苦，但也有城市里没有的东西。这里吃的是新粮食，不像在北京吃的都是陈粮。随着季节的变化，这里还能吃到北京吃不到的东西。春天到了，草木都长出了嫩芽。我们利用劳动间隙的休息时间，跟老乡学着挖地边的野菜、野蒜吃，摘嫩苜蓿叶及嫩花椒叶吃。夏季水果成熟，队里按人头给社员分杏，我们人多当然分的也多。老乡告诉我们杏不能多吃，吃多了伤身鼻流血，并说了句顺口溜：“杏伤人，桃饱人，李子树下埋死

人”。桃子熟了，队里给我们分了好几筐。这么多的桃子怎么吃？敞开来也吃不完。老乡就教我们把桃子煮熟了当饭吃。煮熟的桃子吃起来别有风味。瓜熟了，我们就带着小狗阿米尔到瓜地挑瓜。狗的鼻子很灵，阿米尔挑的瓜个个儿都是熟的。玉米熟了，我们把玉米埋在灶台里，用烧火的余炭烤玉米吃。烤玉米在北京是吃不到的。核桃熟了，我们把核桃仁捣碎，蒸发糕时一层玉米面一层核桃仁。玉米面是黄的，核桃仁是白的，不但好看，而且吃起来很香。秋天到了，柿子熟了，看着红彤彤的柿子，我们摘下来就吃，结果涩得嘴都张不开

了。老乡告诉我们树上摘的柿子是涩的，不能吃，要利用做完饭灶头的余火，把柿子放在余火上的锅里，给锅里倒上没过柿子水的水，再往水里撒些炉灰，将柿子泡一晚上就不涩了。我们按照老乡教的办法去做，第二天，柿子吃起来又脆又甜。萝卜熟了，我们跟老乡学着腌咸菜。把萝卜放在缸里，倒上水和一点盐，用石头压好即可，开春就不愁没菜吃了。

遇到下雨天不能出工，我们就吹口琴、唱歌、看书或到老乡家纺线，学做针线活。有时爬到山顶眺望远方，望着起伏的大山高声呼喊：“我来了”，山谷也发出“来了”“来了”的阵阵回声。



● 小龙女



● 丹凤朝阳



● 新春快乐

作者系北京知青王俊林